

我從深谷峻嶺中走來

瀛苑副刊

文／林聰吉（公行系助理教授）

圖／陳有信

編者按：本文獲得第7屆（2006年）文建會文薈獎散文組第一名，獎金七萬元。該次徵文的主題為一本書對自我生命的啟示，文長限於一千五百字以內。

和許多人一樣，每天早晨起床後，我總是會對著鏡子梳洗。幾年來，鏡中的面容逐漸模糊。今年夏天，我終於在鏡中看不到自己。那天早晨，我凝視鏡面許久，然後平靜地緩步轉身離開，就像向躺在靈柩中的老朋友致上肅穆的最後禮敬。這樣的告別式我已參加過許多遍。過去幾年，我扔掉了所有駕照，送走了蒐集多年的電影光碟以及心愛的相機。我當然知道人生總有揮別所愛，轉身離去的時候，而這個盡頭就是老死，但是我從沒想到中年失明也要面臨類似的情境。只是死則死矣，從此或可長眠。然而失明之後，一樣決絕地揮別過去，人生卻還要繼續，從此在幽幽暗暗中跌跌撞撞。我的不惑之年所面臨的不是解決家庭與事業等問題的中年危機，而是讓自己重回幼年時期，學習如何獨力行走、閱讀、書寫與生活自理，我就這樣被推入時間錯置的牢籠。

我從深谷峻嶺中走來。十年前，當醫生宣告我將會在未來逐漸失去視力，我一時就跌入萬丈深谷。我企圖往上攀爬，於是就展開了持續數年的求醫之旅。求醫的動力當然是來自渴望痊癒的期待；但是期待只換來愈深的失望。於是我又絕望地陷入崇山峻嶺之中，高聳蔽日的叢林，宛如今人窒息的迷宮。困頓中我常想起未罹病前的自在。我喜歡閱讀、旅行與戲劇。我也愛交朋友，悠遊於各種人際網絡之間。而正是失明，讓我無法享受過去的嗜好，也幾乎斷絕了所有的社交活動，生活完全失去重心。我的不自在來自於對視覺世界的不捨；隱身不捨背後的不甘心則是令我終日惶惶不安的主因。我當然極力想走出重重的深谷峻嶺，但是眼前的黑，卻讓我找不到出路。

一個盛夏的夜晚，我百無聊賴地在書桌上摸索，順手拿起一張光碟推入音響的片匣。耳邊傳來的是一位法師對金剛經的講解。這並未特別引起我的注意，因為金剛經是我最喜愛的佛教經典之一，我過去至少已讀過三種不同版本的註解。但是當悶熱的空氣

中傳來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的這句話時，幾年來積鬱在我心中的不自在、不捨、不甘心與不安，突然都找到宣洩的出口。是啊！如果世間萬物都因變化無常，而皆具虛幻不實的本質，那我又何必自苦於對視覺世界的執著呢？金剛經不斷地用反面的辯證去突顯出在無垠時空中，外境的無常與人心的永恆。唯有體驗到「空無」，才能深刻地掌握住「實有」。經末的四句偈語直指出「空無」與「實有」的融通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要是人心真能如此透澈，那麼無論是逆境順境，都能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了。

失明的痛是無底深淵的痛，但是這樣的痛如果放在金剛經所鋪陳出的浩瀚時空中，其實是微不足道的。世事流轉，總有變與不變。變的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不變的是人性中對良善價值的追求。透過不同的方式，我又開始閱讀、旅行與看戲。資訊由不同的感官注入腦海，我的心中產生比以前更強烈的感動。當然我也開始重建自己的人際網絡，我猛然驚覺：真誠的交流是無需借助任何視力；失去視覺的溝通，反而更能直透人心。我不寂寞，因為這條路早有許多人的足跡；盲詩人荷馬與盲史家左丘明都曾在同一座叢林中披荊斬棘而過。我深信他們也都經歷了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的峰迴路轉。

我從深谷峻嶺中走來，深谷的源頭活水正由我胸口汨汨流出。登上峻嶺的頂峰，心中的洶湧澎湃是不絕的歡喜自在。千帆過盡，萬里無雲，原來走進世間的最黑暗處，才能尋得人生最通澈的清明。

